

# 近代書聖于右任

## ——標準草書的時代意義

姜一涵

前中國文化大學藝研所教授兼主任／前普林斯頓大學研究員

### 一、獨領書壇風騷

假定我們要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書壇選出一位最突出和最有創造性的書家，大概非于右任（圖一）莫屬了。

我在《隨緣談》第一講就曾僭稱于右任、吳稚暉、齊白石為「二十世紀書壇三大家」（《美育》55期）；從第十七講始，一連以四講的篇幅，對我的這一主張詳加解說。讀書若想對「三大家的說法做深入了解，請檢出以上數期《美育》（第55.79.80.81）循序讀一遍，對於了解本講中所談于右任必有相當助益。同時，我們若想了解一個「大人物」，你必須把同時代的相關「大人物」並排在一起來看。例如：你若想了解毛澤東，就必須把周恩來、蔣中正放在同一個「場」中，才能發現其中錯綜複雜的關係。以及他們之間的同異、高下；同樣的，你若想研究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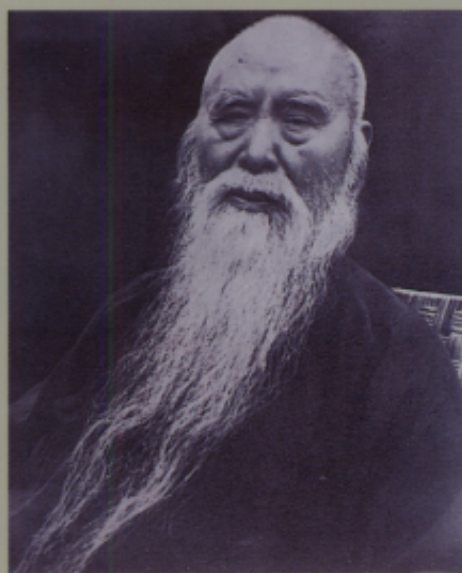
右任，把吳稚暉、齊白石和于氏三人的作品掛在一起來看，才覺得有意義、有看頭，其他書家就是排不上號。例如：大陸上的書評家劉正成提議以謝無量取代吳稚暉，能得到認同的人數不會太多。①

### 二、中國書壇千年風雲人物

我在《隨緣談》十八講（《美育》80期）中，曾發奇論說：「若想在整個中國書法史上，選出十個『千年風雲人物』，或許于右任和齊白石都可能上榜；最少我要各投他們一票」。

像這樣的話，已超出了書法的判斷，而是要以形上學的眼光，從整個中國文化史的觀點和胸襟來判斷這樣的一個命題。我們要判斷于右任的書藝造詣和他在整個書史上的地位，絕不可只盯著他的某件作





圖一 A于右任(一八七八~一九六四)像



B張大千(一八九九~一九八三)像

中國近代藝術史上的兩位美髯公。我很同意「大藝術家本身就是偉大的藝術品」，如果說，算是男性「人文化」的一種美，那麼于、張二公則是中國髯中最美的典型。(海明威之虬髯是另一型，是西方式的)

品，更不可單從他書跡中的一點一劃來下斷語。選取「三大家」或選舉「中國書壇千年風雲人物」，一定要超越我們所處的時代(「當代」)，把所有候選人都放進「歷史的大流」裡，去和古往今來的「風流人物」(騷動歷史和時代的大人物)使整體地、綜合地比較，才能正確地判斷他的大小、高低、遠近；例如，一個缺乏天文知識的人，總覺得太陽和月亮的大小、距離是差不多的，可是，等我們知道月球只是地球的一個小小衛星，其比重是絕對無法與太陽相提並論的。一個大書家和小書家的差別，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其理由也是如此。

我選于右老為「中國書壇千年風雲人物」，也該有些依據。試從現在逆數一千年，是北宋太宗至道三年丁酉(九九七)。這一千年內，在書壇上確實出了不少一流大家。如宋代的蘇(軾)、黃(山谷)、米(芾)、蔡(襄)，元代趙孟頫，明清以下的

傅山、張瑞圖、八大、石濤、金農、伊秉綏、鄧石如、何紹基、趙之謙、楊沂孫、吳大澂、吳昌碩、蒲華(圖二)、康有為、楊守敬……以及當代的許多大家，試把這些大家的作品(包括詩文和書跡)和右老並觀，有幾個人能超越右老？讀者若想對右老的人格典型、學書經歷、用筆特色、造型特徵、人格與書品等多一些了解，請檢出《美育》81期中〈齊、吳、于三家綜合比較圖〉一讀，可知在近一千年來，在中國書壇中，能超越右老的大書家並不多；所以我許他為「千年風雲」或不為過。

### 三、存在感是判斷人物大小的重要標準

我曾在《美育》79期，列舉個人選「二十世紀中國書壇三大」的五個基本條件。又在80及81期中分別據此五條件介紹了齊白石和吳稚暉。現在要研究右老仍然不能離開這五大原則：(一)生命的大存在。(二)文化上的承先啟後。(三)作品的神祕性和永恒性。(四)創造藝術時的統御能力。(五)人類三層智慧的上下貫通的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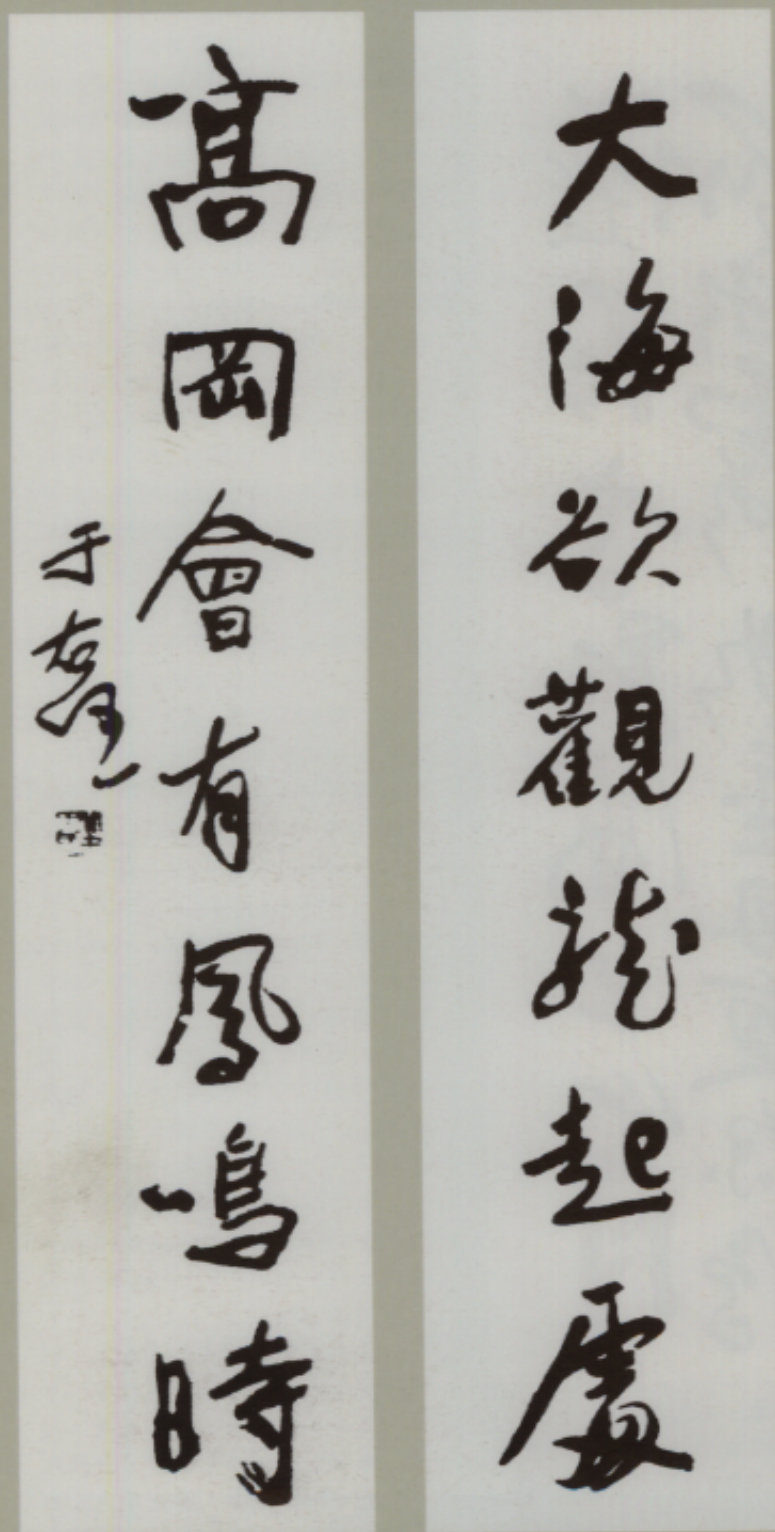
現在為了行文方便，不再逐條分析，況且我在介紹齊、吳二老時，也曾把三人排在一起比較過。

生命的存在，一直是古今中外一個嚴肅的大問題。在前幾講中，曾多次討論過它。要了解生命存在的真義諦，還是要回到生命本身來談。生命存在的本身具有三層根源義：(一)生命的存在有其無限擴展和









圖三 于右任 行書聯 一九四九年以前作 此為學六朝時期書，尚未臻化境

的樂章，從始到終都是作曲者和演奏者生命的呈現，都是「終始條理」的全歷程，始條理是智，終條理是聖，既智且聖，自然是圓的境界。「善始善終」、「原始要終」（原、要皆動詞），乃是生命中的關鍵點。若不能理解這一點，就無法理解這段話的莊嚴性，也就無從了解宋儒張載所說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由於「存在感」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若想從「存在」這一觀點去對一位書家做判斷，就必須對「存在」有些基本理解；否則，我對齊、吳、于三家的品評，就可能遭到質疑。例如：于右老常常拿張載的「為天地立心……」、文天祥的「正氣歌」、岳飛的「滿江紅」等，為書寫內容。像這些文字若由劉太希、沈尹默、溥心畬等人來書寫，就有點像青衣唱黑頭戲，總不合調。再就右老自撰自書對聯說，也多是詞書俱美，例如：他最常寫的：「心積和平氣；手成天地功」、「風雨一杯酒；江山萬里心」、「養浩然之氣；為大法而生」、「得山水清氣；極天地大觀」、「澄潭一輪月，老鶴萬里心」、「大海欲見龍起處，高岡會有鳳鳴時」（圖三）、「神龍垂雲海水立；天馬行地塵沙開」、「坐使山川增氣色，能教文字發光華」、「當無事時自固氣，大有為者能知人」。像這一類的聯語，當今之世無人有此胸襟氣度，自然也無人能寫得出，如溥心畬先生有聯曰：「筆端欲掃千軍氣；詩思橫飛百尺臺」書法略嫌疲軟；自是不同格調。（圖四）

從右老的聯語和他書作之內容來了解其生命情調和存在感，是很有效的方法。也就是說，右老的存在感在近代書壇中，是無人可與倫比的。其書藝造詣也無人可與頡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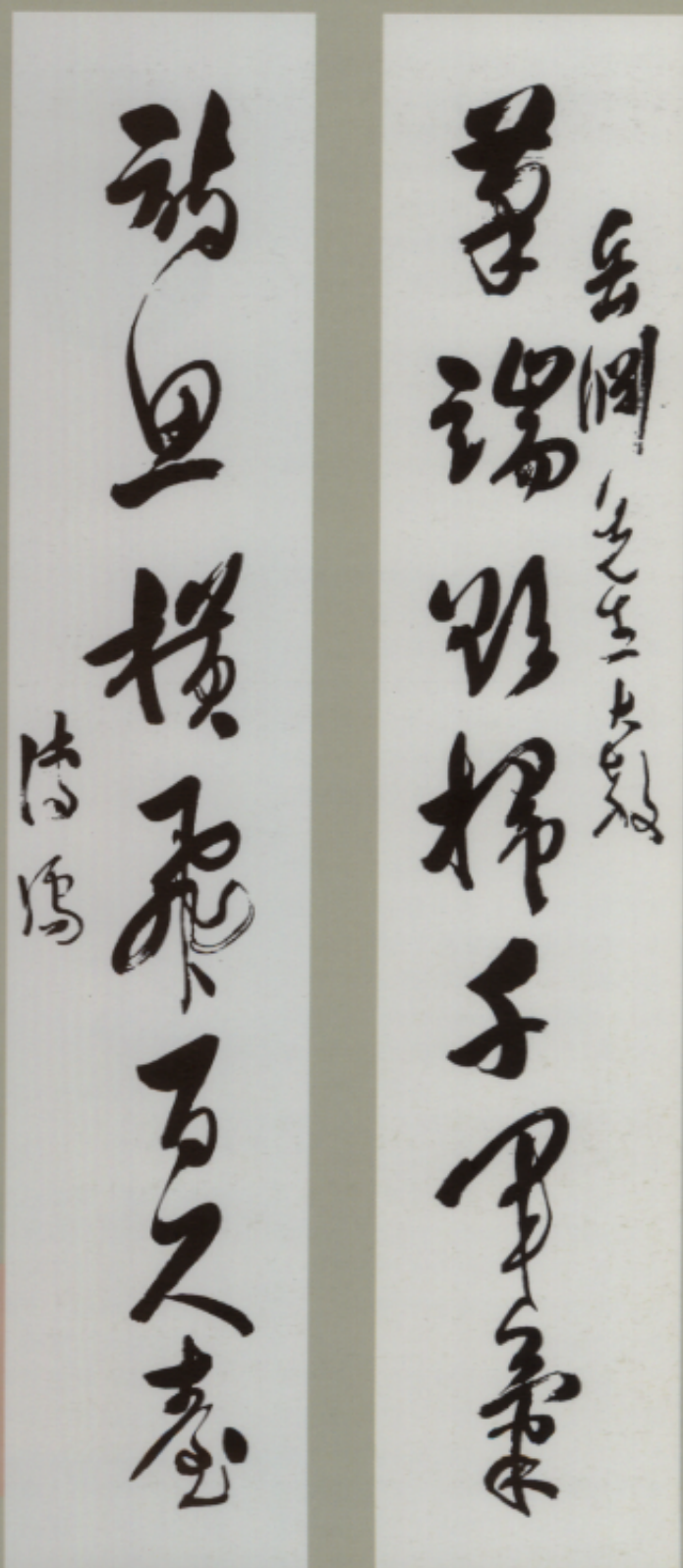


## 四、于右任其人其書

于右任(一八七八~一九六四)名伯循，後以字行、又名敬銘，筆名騷心、剝果、大風，號關西餘子、太平老人、神州舊主，別署半哭半笑樓主。陝西三原人，光緒五年(一九〇三)舉人，歷任上海神州日報、民呼報、民吁報、民立報主筆，及上海大學校長、審計院長、監察院院長等職，著有《任右詩存》(王陸一箋著，一九三五年上海版)。另有劉延濤編校箋注的《右任詩存》(一九五六年，臺北版)，以及《右任文存》。至於有關標準草書的整理、研究、發展，在吳相湘《從牧羊兒到監察院長的于右任》<sup>②</sup>有如下一段：

一八九〇年(十一歲)于即開始臨習王羲之鵝字帖，(每一鵝字飛、行、坐、臥、偃、仰、正、側，形式不同。字中有畫，畫中有字，為于氏習行草之始)。中年學草書，每日僅記一字，兩三年間可以執筆。遂有改進草書以適應現代生活之意念，民國二十年于在上海寓所開始認真練習草字。民國二十一年在上海成立標準草書研究社……民國二十三年復在上海各報刊登啟事徵求草書，有人持太和館本急就章草求售，于認定宣和書譜中之吳皇象書急就章當即此冊。

圖四 溥心畬(一八九六~一九六三)(草書聯)  
「筆端欲掃千軍氣，詩思橫飛百尺臺」此書太率氣，如「千軍氣」、「百尺臺」都不穩重。





民國二十五年七月于乃與同仁完成草聖千文，並著釋例，詳加說明，名目《標準草書》。初次只印了五百份，第二次修訂印行是民國二十六年，二十七年交香港中華書局印三百本、二十九年印五百本，三十一年再約集社中同仁重加選校分上下兩卷刊行：上卷為草聖千文（選歷代草聖，慎為摹形，並疏出處）下卷為標準草書釋例，歸納古今草書之變化而釋以例，標準符號分裂表志，「聖千」「釋例」互為注證。前者備草法使轉之妙，後者明書史不傳之秘，符號組織與條例變化之理，一一列表說明。

以上這段文字，係據吳相湘原文的節錄。由此文可知右老從十一歲開始學草書，中年後決心改進草書，五十歲成立標準草書社。「標準草書」從萌芽到開花結果，中經半個多世紀的歲月，和許多有志之士的共同努力，其中貢獻最大的當然是右老。

藉此機會我要對有志於倡導現代書藝（或稱「前衛書藝」）的朋友提出一點意見：一種新文化或新興藝術的誕生，一定要經過一段「孕育期」，（動物的懷孕期越長，其壽命也愈長）所以「現代書藝」的誕生，要慎選種子，細心耐心澆灌、護持，若干年後，才有希望開花結果。「標準草書」經右老等志士，共同奮鬥了半世紀，才有今日的成果，做為一位藝術史的工作者，對於這位書壇的聖者、智者，怎能不焚香膜拜呢！我們書壇共尊他為「近代書聖」，也該當之無愧吧！

從現實和實用層面看，標準草書的推展並不算成功，它的實用性也不大；但是若從藝術觀點言，標準草書確有其學術性、藝術性和創造性，值得大書特書，也值得繼續去研究。中國文字到了漢以後，無



圖五 馬永祥（一九三七）《驚舟》二字 馬永祥此書係從草書再開展，已漸近繪畫。

論楷、隸、篆都已定型，在筆劃結構上，早已少有變化，也就缺少了創造性；在今天却只有草書尚保留了較多的自由，不僅整理草書的專家們在整理研究時，要運用智慧加以再創造，就是寫草書的人，也有較多的自由在字形和筆劃的增減曲直間予以變化。所以我認為在現代書藝發展途中，標準草書有最多可發展的途徑。從這一線索或許可以讓現代書藝找出一條新的路子來。

例如：董陽孜、王方宇以及大陸上的部份前衛書家，大都是循草書這條路求發展出來的；如馬永祥（一九三七）的「驚舟」二字，是由草書蛻變出（圖五），由篆發展的則有黃苗子（圖六），王方宇也曾試由隸借運。

我要特別強調的是，標準草書本身有其很大的創造性，值得繼續推廣與發展；但我不贊成寫草書的人都寫成「于右任」。借標準草書的





圖六 黃苗子(一九一三~)(現代篆書聯)

黃氏書有很堅實的書法基礎，由褚遂良奠基，兼臨虞、歐，行書得力於黃山谷，隸時取法伊秉綏；其現代書多從篆書基礎上求發展，仍可看出其傳統功力。

結體、格局，運自己的筆墨，或許可走出另一條路子來。再往前發展也可推出另一個「體」來也未可知。

## 五、題標準草書〈百字令〉

草書重整——

是中華文化復興先務；

古昔無窮之作者，多少精神貫注。

漢簡流沙，唐經石窟；實用臻高度。

元明而後，沉荒久矣，誰顧！

試問世界人民，起音乎速急急緣何故？

同此時間，同此手，且莫遲遲相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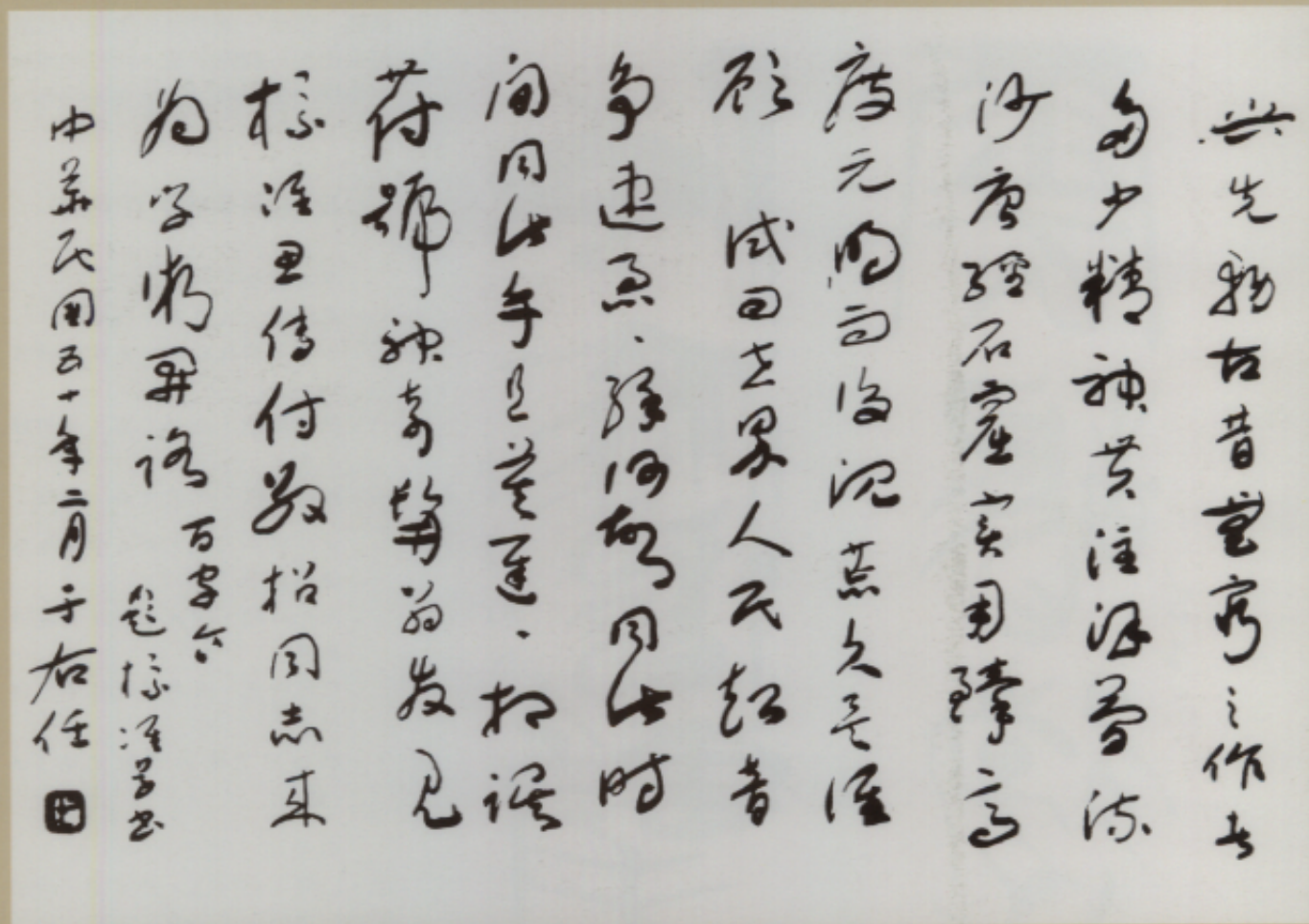
符號神奇，鬚翁發現標準思傳付。

敬招同志來為學術開路！③  
(圖七)

單就這一百字的詞，當今之世，已無人寫得出，前半闕，起筆即點出重整草書是復興中華文化的當務之急，並對元明後對書學文獻之沉荒淪滅深致慨嘆；下半闕，用了不少現代語彙，如「超音爭速」、「發現標準思傳付」、「為學術開路」，不僅氣度恢宏，用語奇峭利落，在詩壇也獨樹一幟。可惜臺灣的現代詩人，很少有人取逕，從這條路上求發展，是很可惜的事。

由這闕詞很足看出右老對中國文化的擔負，和他對草書的整理發現、創造的自信和自負。這也是我仰讚右老是一個「大存在」的原因。在《隨緣談》十九中，曾提到右老是屬於狂者型，稚老是屬於狷者型。右老的狂多見於其詩，在我的印象中，右老在政壇上與稚老可同列入「清客」或「客卿」一類人物，他高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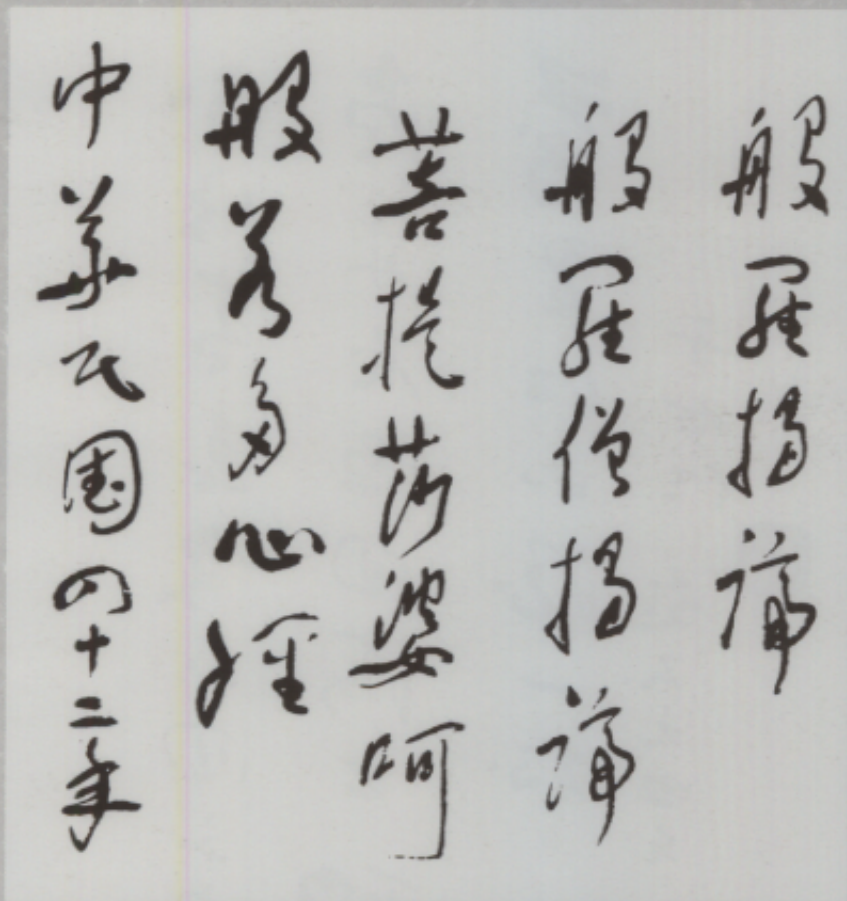
圖七 于右任《草書題標準草書百字令》 此書作於一九六一，卒前三年，可知他對草書一直念茲在茲，視為自己的終生事業。

監察院長之職達三十餘年，却沒有政績可言，這頗影響了他在歷史上的地位。甚至直到今天連詩壇、書壇人士多少有一種錯覺，錯以為右老在詩和書的歷史評價是沾了他政治地位的光；而事實上，他的詩和書放進整個歷史中，也都是一流大家。（右老對國家社會政治上的貢獻，請參閱劉廷濤《民國于右任先生年譜》（臺北，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一）代序）④

在《隨緣談》中，曾戲言：「如果中國書史上，也有個『表現派』（指強烈表現作者情緒個性而言），那麼蘇

（軾）、黃（山谷）可以算是開山人物。」民國以來，中國書畫都多少沾上了「表現味」，像康有為、郭沫若、高劍父、劉海粟、李可染等，都是感情外灼，個性明確的書畫家。說他們的書法有「表現味」是該被認可的，右老書在表現情感和個性上，在二十世紀的眾書家中，是最跳脫而又沉著的一位（圖八）。若使其作品和稚老並列，稚老是內斂型、古典派（圖九）；右老則可權稱做表現派或浪漫派，最可貴的是右老書雖有強烈的表現味，却毫不輕浮。有人曾把杜甫詩比作爬行在山野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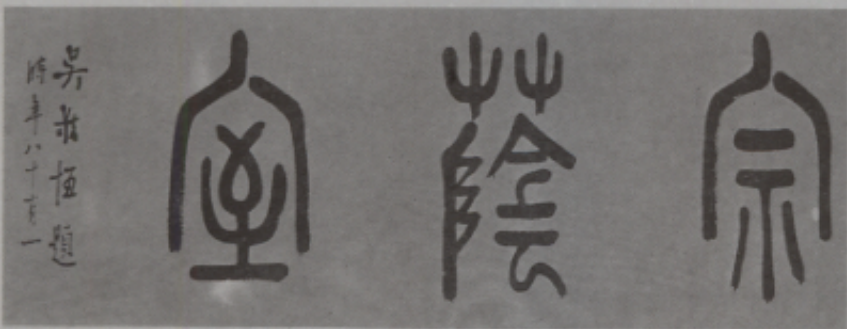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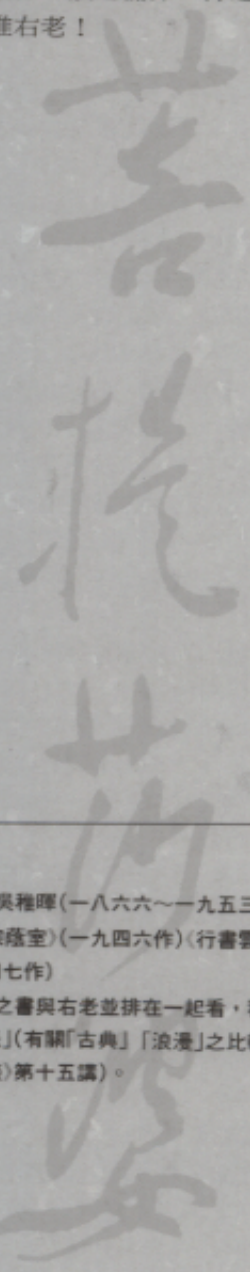




圖八 于右任《草書波羅蜜多心經》一九五三年七十五  
此書置於歷代草書中已該屬上上乘，在右老自己的作品中也當「屈居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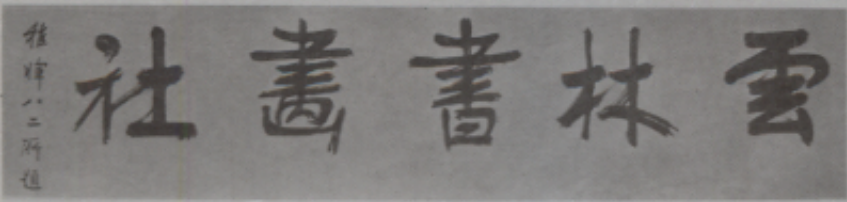
坦克車，總是輪跡深陷，聲震山岡；那麼右老書則猶如「空中霸王號」，穿越雲層，震地驚天，來往於附近的其他飛機，都要避開這道航線。  
⑤

以上比喻，雖很淺俗，却真能道出我對右老書的感受，當代書家中，奇才瑰行者所在多有，使我感受最深、鑽之彌深，仰之彌高者，豈唯右老！



圖九 吳稚暉（一八六六～一九五三）  
《篆書宗陰室》（一九四六作）（行書雲林書畫社）（一九四七作）

把稚老之書與右老並排在一起看，稚老應屬於「古典派」（有關「古典」「浪漫」之比較，請參閱《隨緣談》第十五講）。





### 六、詩書本一律：右老以書為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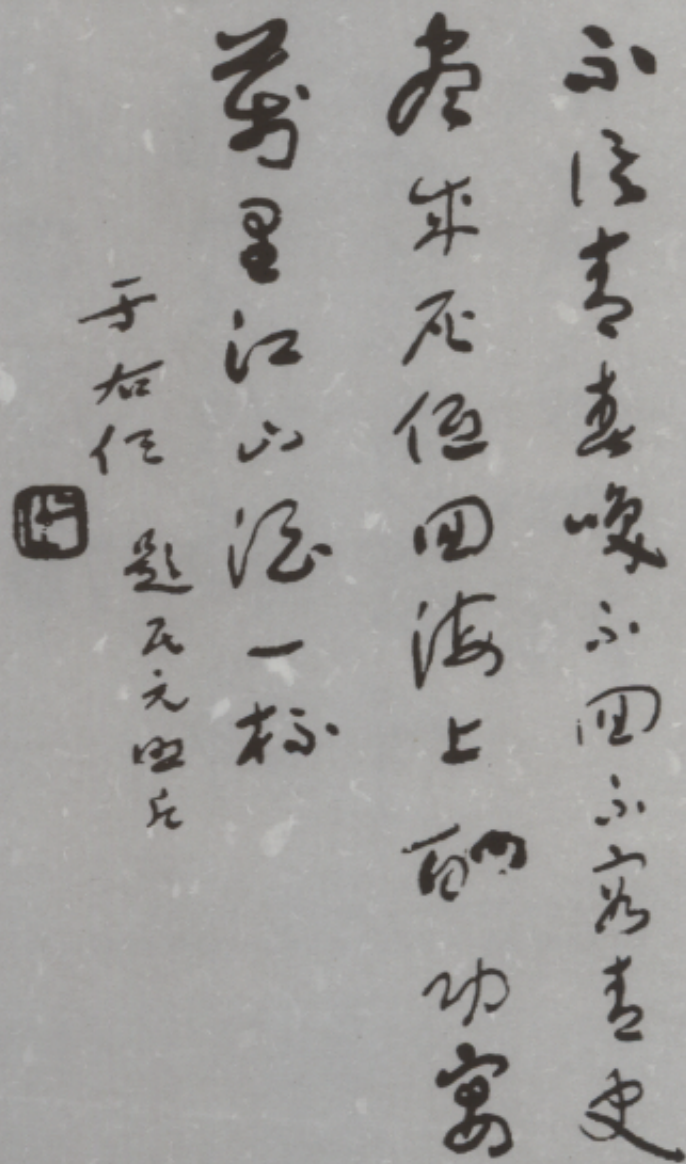
蘇東坡的題畫詩中，有一句：「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意思是說，詩畫創作的條件是一樣的，都要靠天賦(才)和工力，是自然美和人工美的結合；詩畫在境界上的要求也是一律的，即清逸脫俗和新穎創造。若將這兩句詩中的「詩畫」二字，改成「詩書」來題右老的詩和書，也很妥貼。

右老作書的最大特點，是他把字當畫來畫，而他的書又寓有詩情，傳說中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而悟書道，蘇軾跋文與可論草書，謂「見道上鬪蛇，遂得其妙」。或謂，張長史見担夫與公主爭路而得草書之法。這都是說，書家創造藝術(書藝)，也必須經過觀物取象這一過程。不過右老作書時的「觀物取象」是「假道於詩」。也就是說，他把詩人作詩的經驗和方法借用到作書上，所以，我說右老書寓有詩情，他把「觀物取象」後所得之「象」，形之於詩或形之於書都是一樣的順理成章。

三年前(一九九四)在臺北書肆購得《于右任書法》(一九八三，四川美術出版社)，編者胥端甫(抑庵)稱右老書「連綿作勢，氣格崢嶸，堂廡濶大，詩與書皆今之聖矣。」稱許右老「詩書皆今之聖」，毫不足奇，右老也足堪當之，然世間了解右老書者並不多，知其詩者尤少。

右老詩風頗接近李太白，而致力最勤者却是杜甫，尤酷愛陸放翁，他和劉延濤先生皆力追放翁，時時借放翁詩以明志，此亦時代背景之一例。⑥所以右老詩明快、高亢、元博大寬厚，時時以家國為念，每每從歷史文化想，現在要錄他的三首詩，以見其人生境界之一斑：

《題民元照片》(圖十)



圖十 于右任草書(題民元照片)

此詩此書應連起來欣賞，最後兩句憶當年(時右老年三十三歲)革命勝利，意氣風發，慶功宴上「萬里江山酒一杯」，同時也是「萬萬同胞酒一杯」也。



不信青年喚不回，不容青史盡成灰；  
低徊海上酬功宴，萬里江山酒一杯。

《再題民元照片》

開國於今歲幾更，艱難日月作長征；  
元戎元老騎龍去，我是拳翼一老兵。

此二詩雖然用同一詩題，却作于不同的時間，第一首作于中年以後，第二首作于國民黨元老大都謝世後，看到自己民元(三十四歲)時照片，有感而發，他自己很喜歡這兩首詩，所以一書再書，並書以贈知交故舊。

《四十七年生日》(八十一歲)

昔提一杖行天下，今對千秋發浩歌；  
雲爛月明時出現，太平洋上一頭陀。

右老詩看似從容不迫，實則浩氣干雲，此詩起句「一杖行天下」是大名士亦大英雄，「千秋發浩歌」，兩句對仗悠然而至，沛然而降。雲爛月時或出現，洩露一道幽光，這位太平洋上的頭陀，總不免一發無可奈何之歎！

欣賞右老書藝，總要把他的詩連起來看，才能一步一徘徊，一句一擊節。我曾一再強調，中國書藝是一種「詩性智慧」的表達，亦即它是藉著書寫活動表達一種人類最原始、最純真的詩情、玄智，若不能欣賞右老詩，也就無法欣賞他書法中所寓有的雍容大度、儀態萬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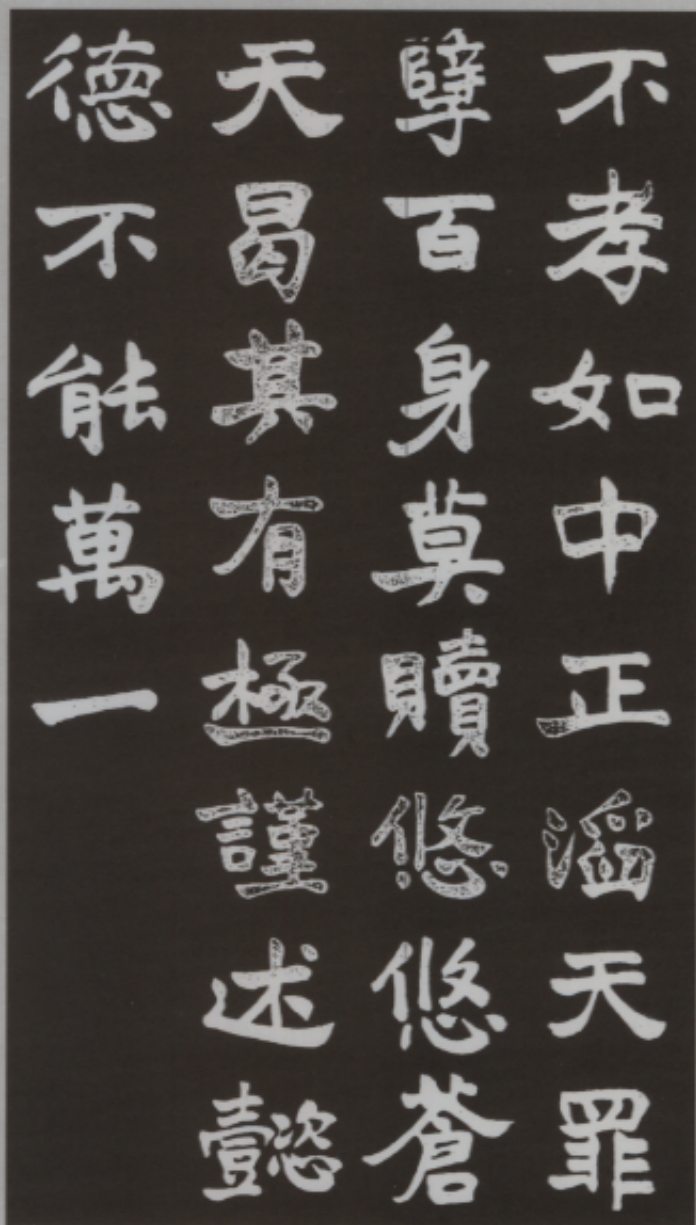
### 七、右老書跡舉例

據胥端甫序《于右任書法》稱其：「年十一歲就讀于名塾師毛班香先生，…間從太夫子學草書，地

方人驚為奇才。…今以十一歲之年，即以草書稱，而終以草書名世」。然右老青少年時代之草跡已不可見，今所見者多為一九四九年(七十二歲)渡臺以後作，另一類則是大

陸時期的作品。

右老的楷書傳世不多，最有名的一件是《蔣母王太夫人事略》(圖十一)用筆方圓並使，有極濃的魏碑趣味，雖是用心之作，却仍甚從容



圖二 于右任楷書《蔣母王太夫人事略》 此書用筆方圓並使，是右老書中較謹嚴的一種；然仍極從容溫潤、開闊大方。



溫潤，開瀾大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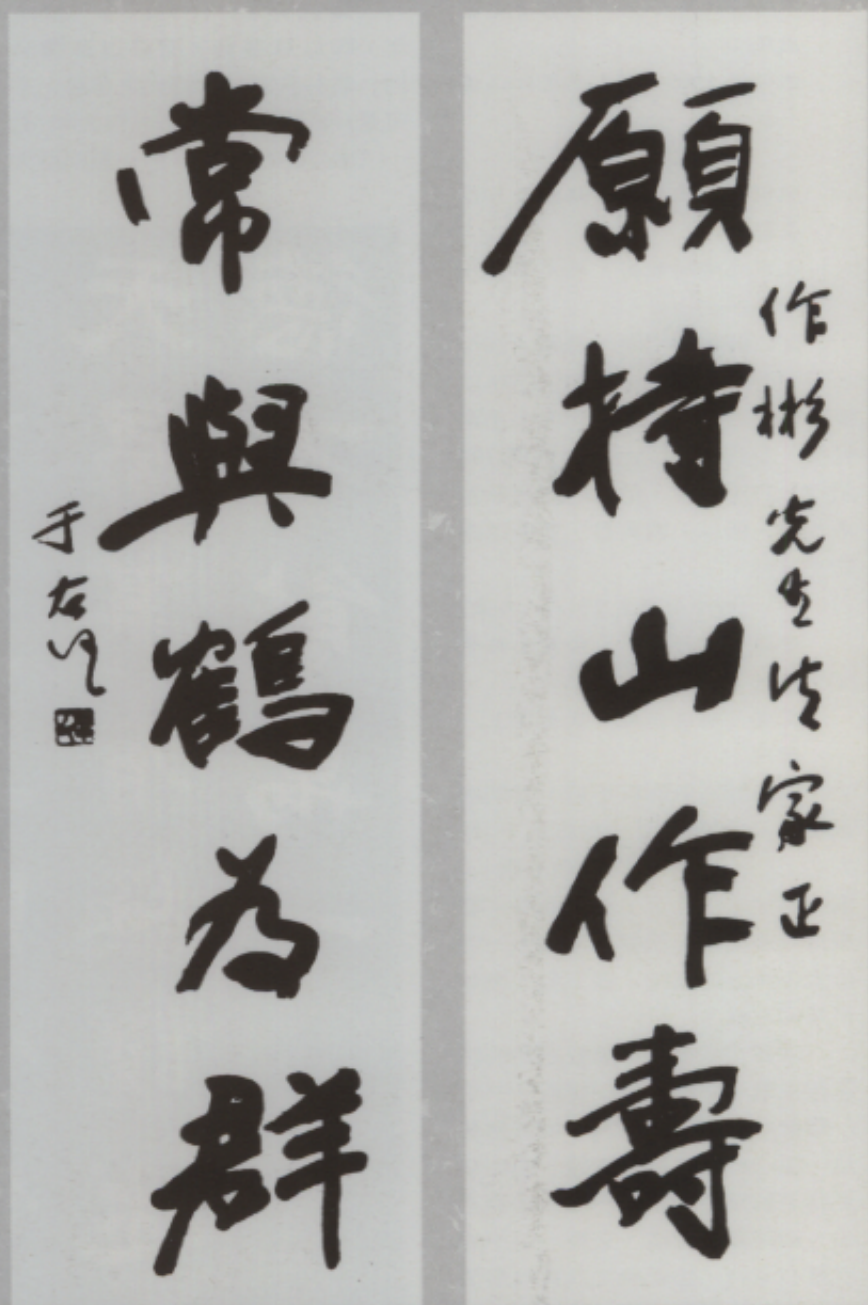
贈作彬先生聯(圖十二)為大陸時代精品。下聯「常與鶴為群」用筆率意，格架舒和，是比較謹嚴的作品，此期簽名「任」字左邊「亻」旁短而右邊「壬」拖長，若非與「于右」連署，幾不可辨，下鈐「關中于氏」朱文印。

《放翁醉中懷眉山舊游》(圖十三)是右老大陸時期所書精品，大概詩的最後「遇酒能狂似少年，想見東郊携手日，海棠如雪柳如綿」句，很得右老激賞，故屢屢書之，而且每書必精。

《草書岑參虢州驛路送客》(圖十四)此右老晚年書，像右老這樣的大書家，平日常放在他心頭的書畫家自然是書畫史上的「大人物」，如王羲之、顧愷之、石濤等(曾屢書杜甫詠顧及秦祖永論石濤)，所以他常常提到「蘭亭」，在一副七言聯上，曾題了以下九字「以我法寫蘭亭字一笑」(圖十五)，研究右老的專家們，可能把這樣的「小動作」疏忽了，弗洛伊德曾說這樣一句話：「沒有一個錯字是出於筆誤的」，右老寫「蘭亭」不是臨「蘭亭」，他所旁加的九字也絕非無意識，其最可能的深層意思是：「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只是右老把話說得很含蓄，不像毛澤東那樣露骨而已！

#### 八、「老而狂」和「高且畏」

老而狂是非常可愛的，我非常欣賞社工部的「自笑狂夫老更狂」，世人不太懂右老之「狂」，而是因右老把他的「狂」藏了起來，不懂「藏」的人就不懂右老之「狂」，我在《隨緣談》十五講，談到右老被騙進歷史博物館參觀自己的「八十壽展」，他老人家右門進左門出，沒有抬頭看一



圖十二 于右任《行草書贈作彬先生聯》一九四九年以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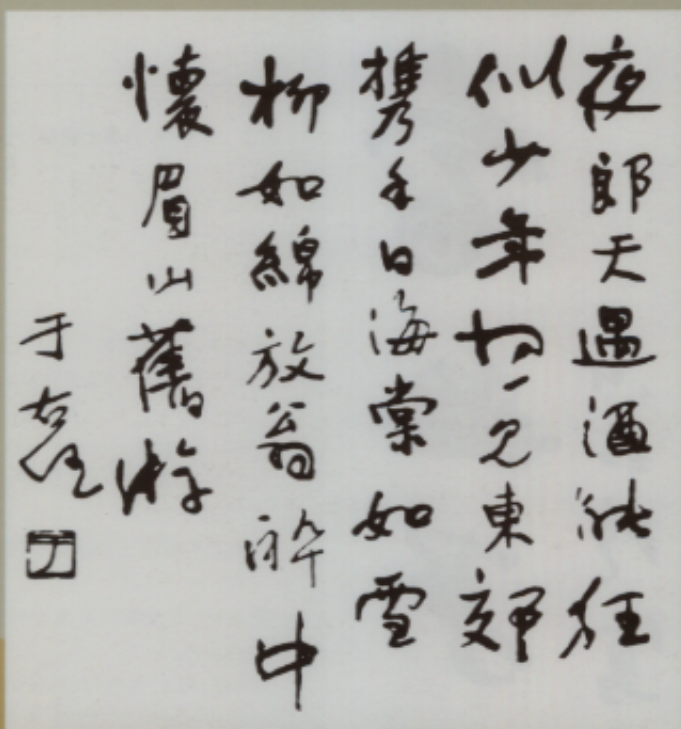


圖1 于右任行草書《放翁醉中懷眉山舊游》此右老一九四九年前所書精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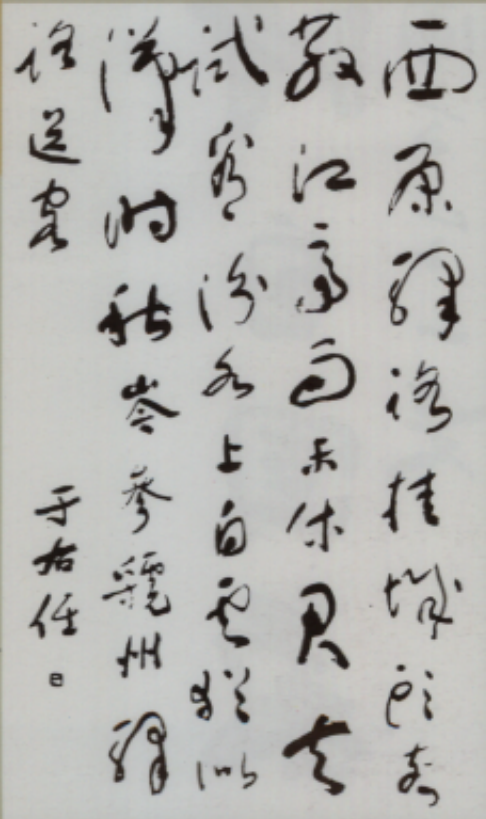


圖2 于右任《考參號州驛路送客》此右老晚年書，可用「爐火純青、渾然入化」來形容，無一字不美，行氣尤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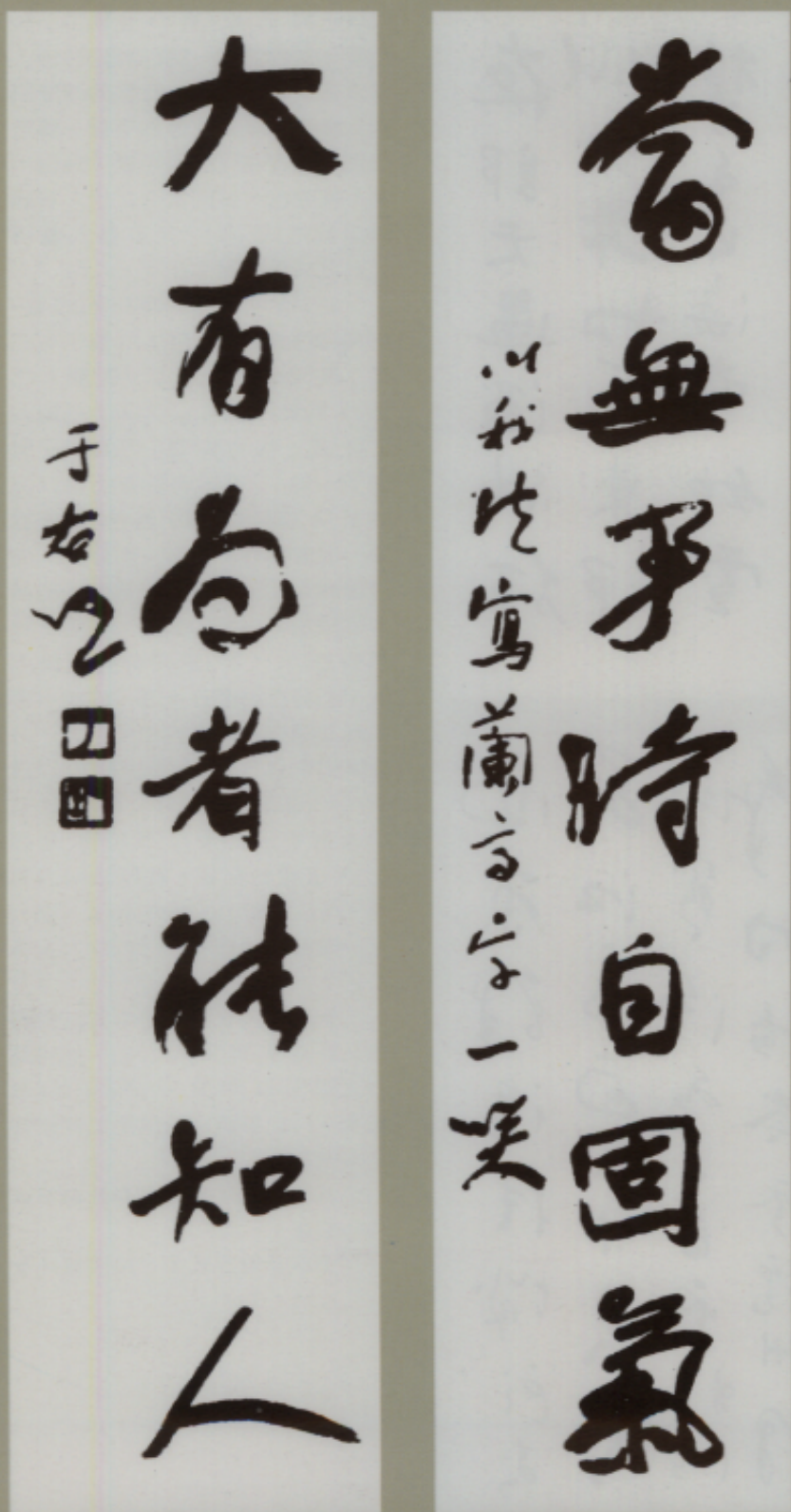
眼自己的「傳國之寶」，也絕口不談藝術。當我寫那一講《隨緣談》時，還沒有找到右老此一行徑的深層原因。事隔半年，才憬然有悟，驀然發現右老實在「狂」得可愛，狂得半點不露聲色，試問當今之世，有幾個這樣的「狂者」？又有幾人懂得「狂」之文化意義？

狂固然可愛，同時却要能「畏」（有敬畏之意），孔子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其實「天命」、「大人」、「聖人之言」是一樣的該「畏」，所以孔子又加了一句：「不知天命者不足以為君子」。《語論》中的「君子」是很抽象、很廣義的一個辭。有好人、懂道理的人、讀書人、具有做人的基本學識基本道德的公民……諸義，我們對於「大人物」總要有些敬畏之情，記得在民國五十三、四年，郭大維回國在歷史博物館展出，一方面展出齊白石幫他題跋的作品以自炫，另一面又大聲疾呼：「我們之前的大家都沒什麼了不起（大意如此）」，這樣的狂妄，就無法叫人忍受，所以我曾為文嚴加駁斥，在今天，像郭君那樣不知「畏」的人太多了。

無疑的，于右老是中國近代書史上最值得「畏」的「大人」，他也是一位懂得「畏」的偉人。試錄他的《恭謁翠亨村紀事詩》，看他是怎樣景仰中山先生：

山環海繞翠亨村，郭外朝西故宅存；  
世界勞民思舊主，同來瞻拜聖人門！⑦





圖五 于右任《行書七言聯》一九四九年前作

註：

- ①劉正成（一九四六～）大陸中年一代書家及書論家，在《隨緣談》十三講曾介紹過他，一九九五年初夏，曾於北京相晤，我把選于右任、吳稚暉、齊白石為當代三家之理由相告，他則願以謝無量代吳。
- ②載《民國百人傳》第三冊（傳記文學叢刊）
- ③見《于右任書法》（四川美術出版社，一九八五）
- ④劉延濤先生在《民國于右任先生年譜》序中，曾列舉右老對革命、國家統一、建國所作的貢獻，然許多豐功偉業世人多不知，尤足為人景仰。
- ⑤當年聽葉嘉瑩教授講杜詩，常常以坦克車行於山谷水涯間，鏗鏘轟轟作響來形容，故以「空中霸王號」來比擬右老書。
- ⑥在《于右任書法》中，右老書古人詩僅約二十首，陸放翁詩即佔五、六首，其次是杜詩。
- ⑦以上數詩，皆見《于右任書法》（四川，一九八五）